

李碧华 / 著

生死桥

天地可有冥路的猫儿 康的 半根牢主也没有
凄惶地境上 她 它 离 自念 冥地 碧 德 不 研 生 死
一 路 而 归 朝 北 族 葬 朝 北 自 拉 手 相 望 一 一 永 知 症 痛

新世界出版社

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5-6468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死桥 / 李碧华著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6.01

ISBN 7-80187-853-1

I. 生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8256 号

生 死 桥

策划：红书坊工作室

作者：李碧华

责任编辑：刘春梅 李林

统筹编辑：丁丽艳

封面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：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：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址：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：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：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：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940mm × 650mm 16 开

版次：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187-853-1/I · 274

定价：23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- [壹] 民国十四年·冬·北平 1
- [貳] 民国廿一年·夏·北平 33
- [叁] 民国廿二年·春·上海 117
- [肆] 民国廿二年·夏·北平 157
- [伍] 民国廿二年·夏·上海 167
- [陆] 民国廿二年·冬·杭州 251
- [柒] 民国廿三年·春·上海 255
- [捌] 民国廿四年·秋·北平 263

生死橋

壹 民国十四年·冬·北平

一个是，生不如死；
一个是，死不如生。
还有一个，是先死后生。

“鬼来了，鬼来了。”

看热闹的人声轰轰炸炸，只巴望一个目标。

小孩们惊心动魄地等，忘了把嘴巴合上，呵呵地漏出一团白气。

神神魂魂都凝住。

只见左面跳出一只黑鬼，右面跳出一只白鬼，在焚焚的诵经声中，扑动挥舞。黑鬼和白鬼的身后，便是戴着兽面具的喇嘛，他们的职分是“打鬼”，又曰“跳步扎”。鬼是不祥物，要追逐轰打驱赶出门，才保一年平安。黄教乐器吹打，锣鼓喧嚣带出了持钵念咒的大喇嘛，不问情由不动声色的一张黄脸，一身黄锦衣，主持大局。

远远近近的老百姓，都全神观戏，直至黑白二鬼跳足了，便脱除鬼服，

用两个灰面造的人像作替身，拿刀砍掉，才算完了“打鬼”日。明天还有，唤作“转寺”日。这便是正月廿九至二月初一的雍和宫庙会盛事了。

丹丹才第一次看“打鬼”，两颗眼珠子如浓墨顿点，舍不得眨眨。眼看黑白二鬼又绕到寺的另一方，马上自人丛中鼠蹿出去。

叔叔背着人，一转身，才瞥到丹丹那特长的辫子尾巴一嗖。

丹丹以为抄小路绕圈子，可以截到鬼迹，谁知跨进第一重门，转过殿堂，一切混声就渐渐地被封住了似的，闷闷地不再闹响。

十岁的丹丹，知道走错路，她也不害怕，只是霎时间无措了。待要回头觅路，抬头见着踞坐的弥勒佛，像满面堆笑欢迎远方来客。它身旁还有四大天王：一个持鞭，一个拿伞，一个戏蛇，一个怀抱琵琶，非常威武。

丹丹记得此行雍和宫，原是为了她黄哥哥来的，心中一紧。又想到他们那天的杂耍，表演“上刀山”，平地竖起一根粗木杆，两边拉有长绳，杆顶绑着桌子；想到软梯、横梁、明晃晃向上的刀口，光着脚踩上刀口的黄哥哥，攀到杆顶、爬上桌子、拿顶——他摔下来了，地面上炸开一个血烟火……

原来无端到了这万福阁，楼高三层，大佛的头便一直地伸展，到三层楼上去。据说它身长七丈五，地下还埋着二丈四，总计九丈九。

丹丹费了力气，只觉自己矮巴溜丢的，仰头看不尽。她是不明白，这大佛有没有灵，不知可否叫她黄哥哥再如常走一两步——她不要他抛起水流星，腾身跳起，翻个筋斗落地扬手一接；她也不要他跟她来个对头小顶……

只要他平平常常地走一两步，从那个门迈进这个门。

叔叔背了他来庙里求神，他念着有鬼了，只要迎祥驱祟，大概会好起来，所以在喇嘛手挥彩棒法器，沿途洒散白粉的时候，叔叔就像大伙一样，伸手去撮拾，小心放进口袋中，回去冲给身子残废了的病人喝。

黄哥哥是瘫子了。要说得不中听，是全身都不能再动了，就因为“上刀山”摔下硬地来。

“请大佛保佑我黄哥哥！”丹丹磕了三下头，“如果你灵了我再来拜

一个是，生不如死；
一个是，死不如生。
还有一个，是先死后生。

生死桥

2

你。你要是不灵，莫说你有三层楼高，我也不怕，我攀得上，给你脸抹锅黑！我们后天回乡下去了，你得快点把身边的鬼给打跑。”

“噢——”

香烟萦绕的殿上传来答应。丹丹猛地四下一看，什么都没有。一定是大佛的答应。

她倒没想过，突如其来，恐惧袭上了心头。

她要回到人群中，告诉叔叔去。

一团黑影自她脚下掠过。

丹丹一怔，是啥？

丹丹虽小，可不是养尊处优的小囡儿。自天津到北平，随了黄叔叔一家，风来乱，雨来散，跑江湖讨生活。逢年过节的庙会上，摆了摊子，听叔叔来段开场白：“初到贵宝地，应当到中府拜望三老四少，达官贵人。只惜人生地生，请多多谅解。现借贵宝地卖点艺，求个便饭，有钱的帮钱场，没钱的帮人场，咱小姑娘先露一手吧……”她是这样给拉扯长大过来的。

丹丹壮了壮胆子，追逐那团黑影去。

出了阴暗的佛殿，才踏足台阶，豁然只见那黑黝黝的东西，不过是只猫。

与陌生小姑娘特投缘地在“咪——噢——”地招引。

丹丹见天色还亮，竟又忘了看“打鬼”，追逐猫去了。她许是不知道那是只极品的猫呢，全身漆黑，半丝杂毛也没有，要是混了一点其他颜色，身价陡然就低了。它的眼睛是铜褐色的，大而明亮，在接近黄昏的光景里，不自己地发出黄昏的色彩，被它一睐，人沐在夕照里。她走近它，轻轻抚摸一把，它就靠过来了。这样好的一只猫，好似乏人怜爱。

正逗弄猫，听后进有闷闷呼吸声。

丹丹抱起猫儿，看看里头是谁。

有个大男孩，在这么初春时分，只穿一件薄袄，束了布腰带，绑了绑腿，自个儿在院子中练功。踢腿、飞腿、旋子、扫堂腿、乌龙绞柱……全是腿功，练正反两种，正的很顺溜，反的不容易走好。

练乌龙绞柱，脑袋瓜在地上顶着转圆圈，正正反反，时间长了，只怕会磨破。

怪的是这男孩，十一二岁光景，冷冷地练，狠狠地练。一双大眼睛像鹰。一身像鹰。末了还来招老鹰展翅，耗了好久好久。

“喂，”丹丹喊，“你累不？”

男孩忽听有人招呼，顺声瞧过去，一个小姑娘，土红碎花儿胖棉袄，胖棉裤，穿的是绊带红布鞋，纳的顶结实，着地无声地来了。最奇怪的是辫子长，辫梢直长到屁股眼，尾巴似地散开，又为一束红绳给缚住。深深浅浅明明暗暗的红孩儿。

男孩不大搭理——多半因为害羞。他身手是硬的，但短发却是软的。男孩依旧耗着，老鹰展翅，左脚满脚抓地，左腿徐徐弯曲成半蹲，右腿别放在左膝盖以上部分，双手剑指伸张，一动不动。

丹丹怎服气？拧了。马上心存报复，放猫下地，不甘示弱，来一招够呛的。

小脸满是挑衅，拾来两块石头，朝男孩一抬下颌，便说：

“瞧我的！”

姑娘上场了。

先来一下朝天蹬，右腿蹬至耳朵处，置了一块石头，然后缓缓下腰，额上再置一块。整个人，双腿劈成一直线，身体控成一横线，也耗了好久。

男孩看傻了眼，像个二愣子。

一男一女，便如此地耗着，彼此都不肯先鸣金收兵。

连黑猫也侧头定神，不知所措。

谁知忽来了个猴面人。

“天快黑了，还在耗呀？”

一瞥，不对呀，多了个伴儿，还是个女娃儿，身手挺俊的。

看不利落，干脆把面具摘下，露出原形，是个头刮得光光的大男孩，一双小猴儿眼珠儿精溜乱转。见势不对，无人理睬，遂一手一颗石弹子打将出去，耗着的两个人腿一麻，马上委顿下来。

一个是，生不如死；
一个是，死不如生。
还有一个，是先死后生。

生死桥

4

“什么玩意？怀玉，她是谁？”

唐怀玉摇摇头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丹丹反问。

“我是宋志高，他叫唐怀玉。”

“宋什么高？切糕？”

宋志高拖拉着一双破布鞋，后跟儿都踩扁了，傻傻笑起来。

“对，我人高志不高，就是志在吃切糕。切糕，唔，不错呀。”

马上馋了。卖切糕的都推一部切糕车子，案子四周镶着铜板，擦得光光，可以照得见人。案子中央就是一大块切糕，用黄米面做的，下面是一层黄豌豆，上面放小枣、青丝、桂花和各式各样的小甜点。然后用大锅来蒸，蒸好后扣在案子上，用刀一块一块地切下来，蘸白糖，用竹签挑着吃，又粘又软又甜……

“喂，切糕没有，倒有这。”忙把两串冰糖葫芦出示。

“一串红果，一串海棠。你……你要什么？”

正说着，忽念本来是拿来给怀玉的，一见了小姑娘，就忘了兄弟？手僵在二人中央。

志高惟有把红果的递给丹丹，把海棠的又往怀玉手里送，自己倒似无所谓地怅怅落空。

怀玉道：“多少钱？”

志高不可一世：“不要钱，捡来的。”

“捡？偷！你别又让人家逮住，打你个狗吃屎。我不要。”

当着小姑娘，怎么抹下脸来？志高打个哈哈：“怎么就连拉青屎的事儿都抖出来啦。吓，你要不要？不要还我。”

怀玉抢先咬一口，粘的糖又香又脆，个儿大，一口吃不掉，肉软味酸。冰糖碎裂了，海棠上留下横横竖竖正正斜斜的纹。怀玉又把那串冰糖葫芦送到志高嘴边：“吃吃吃！”

“喂，吃呀。”志高记得还不知道丹丹是谁，忙问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牡丹。”

“什么牡丹？”

“什么‘什么’牡丹？”

“是红牡丹、绿牡丹？还是白牡丹、黑牡丹？”

“不告诉你。”丹丹一边吃冰糖葫芦一边摆弄着长辫子，等他再问。

“说吧。”

“不告诉你。”丹丹存心捉弄这小猴儿。虽然口中吃着的是人家的东西，不过她爱理不理，眼珠故意骨溜转，想：再问，也不说。

“说吧。”怀玉一直没开腔，他也一直都没跟她来过三言两语呢。这一问，丹丹竟不再扭捏了，马上回话。

“我不知道。我没爹没娘。不过叔叔姓黄，哥哥姓黄，我没姓。他们管我叫丹丹。”

怀玉点点头：“我姓唐。”

“他早说过啦。”丹丹用辫梢指点着志高。

“喂，你辫子怎么这样长？”志高问。

“不告诉你。”

“咱关个东儿吧怀玉。喂，一定是她皮，她叔叔揪辫子打她屁股，越揪越长。我说的必赢。”

丹丹生气了，脸蛋涨红，凶巴巴地瞪着志高，说不出话来，什么打屁股！

志高发觉丹丹左下眼睑睫毛间有个小小的痣。

“喂？”志高留神一看，“你还有一个小黑点，我帮你吹掉它！”

还没撮嘴吹，怀玉旁观者清，朗朗便道：“是个痣。”

“眼脸上有个痣？真邪门。丹丹，你眼泪是不是黑色的？”

“哼。”

“我也有个痣，是在胳膊窝里的，谁都没见过，就比你大。你的才那么一点，一眨眼，滴答就掉下地来。”志高说着，趁势做个险险捡着了痣的姿态，还用兰花手给拈起，硬塞回丹丹眼眶中去。丹丹咕咕地笑，避开。

一个是，生不如死；
一个是，死不如生。
还有一个，是先死后生。

生死桥

“才不，我是人小志大。”

“我是志高，你志大，您老我给您请安！”话完了，便动手扯她辫子。

志高向来活泼，又爱耍嘴皮子，怀玉由他演独脚戏。只一见他又动手了，便护住小姑娘。怀玉话不多，一开口，志高往往便听。他一句，抵得过他一百七十句。

“切糕，”怀玉学着丹丹唤他，“切糕，你别尽欺负人家。”

“别动我头发。”丹丹宝贝她的长辫子，马上盘起，缠在颈项，一圈两圈。乖乖，可真长，怀玉也很奇怪。

丹丹绕到树后，骂志高：“臭切糕，你一身腌刺巴臊的，我不跟你亲。”

“你跟怀玉亲，你跟他！”志高嬉皮笑脸道。

怀玉不会逗，一跟他闹着玩儿，就急得不得了。先从腮帮子红起来，漫上耳朵去，最后情非得已，难以自控，一张脸红上了，久久不退。

怀玉抡拳飞腿，要教训志高。二人一追一逃，打将起来。既掩饰了这个的心事，也掩饰了那一个的心事。

少年心事。当他十二岁时，当他也是十二岁时。

丹丹嘻嘻地拍掌，抱着黑猫，逗它：“我只跟你亲。”说着，把冰糖葫芦在它嘴边来回纠缠。

怀玉待脸色还原，才好收了手脚，止住丹丹：“这猫不吃甜的。”

“这是谁的猫？”

“还有谁的？”志高拍拍身上灰尘，“王老公的。”

“王老公？”

“唔，这王老公，我一见他跟他那堆命根子，就肝儿颤。”志高撇撇嘴，“他老像奶孩子似的，摸着猫，咪噢咪噢，嘿，娘娘腔！”

“还他猫去吧。”怀玉道。

志高用眼角扫他一下：“还什么猫？你不练字了？你爹让你练字，你倒躲起来练功，现在又不练功了，练还猫给王老公。”

“爹老早走了。”怀玉得意，“叫我掌灯前回去，看完‘打鬼’才练字。今几个晚上有得勤快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还给他。说不定他找这黑臭屎蛋找不着，哭个稀里哗啦。”

“喂，王老公是谁？”丹丹扯住志高，非要追问，“是谁？”

“我不告诉你。”志高捏着嗓子学丹丹。

怀玉也不大了然，他只道：“爹说，他来头大得很，从前是专门侍候老佛爷的。”

“老佛爷是谁？”

老佛爷是谁，眼下这三个小孩都不会知道了，毕竟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儿了。

别说老百姓，即使是紫禁城中，稍为低层的小太监，自七岁起，于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给小刀刘净了身，送入宫中，终生哈腰劳碌，到暮年离开皇宫了，也没见过老佛爷一面呢。

王老公来自河北省河间府，三代都是贫寒算卦人，自小生得慧根，可是谋不到饱饭，父母把心一横，把他送进宫去。

“净身”是他这一辈子受得最惨痛的酷刑，他从来不跟人家提起。而他的慧眼先机，也从来不跟人家提起。

他最害怕这种能耐给识破了，一直都装笨，以免在宫中被容不下。当然又不能太笨。

为什么呢？

那一回，他曾无意中起了个卦，只道不出三年清就亡了。

不知如何传了出去……

老佛爷听说了，要彻查“不规”的来源。她的刑罚之残酷，骇人听闻。

没有人知道王老公这专门侍候老佛爷膳食的太监会算卦，他只管设计晚餐，埋首精研燕窝造法：燕窝“万”字金银鸭子、燕窝“寿”字五柳鸡丝、燕窝“无”字白鸽丝、燕窝“疆”字口磨肥鸡汤……在夏天，一天送三百五十个西瓜给慈禧消暑。此人并不起眼。

老佛爷查不出什么来，便把三十六个精明善道、看上去心窍机灵的太监给“气毙”了。用七层白棉纸，沾水后蒙在受刑人的口鼻耳上，封住后，再以杖刑责打……

一个足，生不如死；
一个足，死不如生。
还有一个，是先死后生。

生死桥

自此，王老公更笨，也更沉默了。

——直接至清终于亡掉。

果然，在两年又十个月后，清室保不住了，他算准了。

皇朝覆灭，大小太监都失去了依凭。有的从没迈出过宫门一步，不知道外头的世界。

王老公出紫禁城那年，捐出一些贵人给他的值钱首饰，故得以待在雍和宫养老。庙内的大喇嘛，因有曾被指定当皇帝的“替身”的，每当皇帝有灾病时，由他们代替承当，故地位尊贵。大喇嘛收容了他，王老公一呆二十年。

怀玉先叩门。

“谁呀？”一个慢吞吞的阴阳怪气的声音在问，像不甘心的女人。

“我，怀玉。”怀玉示意丹丹把猫抱过来，“王老公，您的命根子野出去了。”

门咿呀一开，先亮出一张脸，白里透着粉红，半根胡渣子也没有，布满皱纹，一褶一褶，就像个颜色不变但风干了的猪肚子。粉粉的一双手，先接过猫，翘起了小指，缺水的花般。

猫在他手里，直如一团浓浓黑发，陷入白白枯骨中，永不超生。猫“咪噢”一叫便住嘴了，听天由命，说不出来反常的温驯，再也不敢野了。仿佛刚才逃出生天是个梦。

志高努嘴，丹丹往里一瞧。哗，一屋子都是猫，大大小小的猫，在暗室中眼眸森森。

丹丹乍见满屋压压插插都是猫的影儿、猫的气味，不免吃了一惊。还听王老公像个老太太似的，教训着：“你到处乱窜，不行的，老公要不高兴了，往哪里找你好？以后都不准出去！”

黑猫挣扎一下，纵身逃出他手心。

王老公意犹未了，以手拍着床铺，道：

“来来来。”

黑猫认命了，无奈地只好跳上床。王老公一手紧扣猫，一手掀开被窝，

里头已有两只，都是白的，珍贵的，给他暖被窝。

从前他给大太监暖被窝、端尿盆子、洗袜子……这样过了半生。如今猫来陪伴他，先来暖被窝，然后他才悠悠躺下，缕述他的生平，那不为人知的前尘。多保险，它们绝对不会漏泄。王老公是寂寞的。

“怀玉，怎地叫你来听故事你也不常来——”正说着，又吆喝，“志高你这小子，你跟因儿糊弄什么？”

“王老公，这猫好像不对劲儿啦。”

“别动，它困了。”

丹丹道：“它哭呢。”

王老公颤巍巍迈过来：“什么事直哼哼？喂？”

原来那麻布袋似的小猫，脚底心伤了，有刺。王老公眯缝着眼，找不到那刺。

怀玉过来，二话不说，给拔出来。

“哎呀，你真笨。要磨爪子就到这儿来磨。”王老公心疼地骂，“来这儿，记住了。真是的，告诉你们，猫的爪子绝对要磨，如果不磨，指甲太长，弯曲反插到脚底心，就疼，无法行走。”

他把那猫领到一块木板处：“认得吗？别到外面去磨，免得被什么柱子、木条给刺了。以后都不准出去！”

那猫惟有敷衍他，好生动一下，王老公满意了。

人与兽，生生世世都相依为命。他习惯了禁锢与被禁锢。

“不准出去，倒像坐牢似的。王老公，怎不买个柳条笼子全给关起来？您习惯，猫可不习惯。”志高看不过。

王老公马上被得罪了。

他装作听不见，只对怀玉道：“怀玉，你别跟人到处野，要定心，长本事，出人头地。常来我这儿，教你道理。”

“我还要帮爹摆地摊呢。”怀玉问，“好久没见您上天桥去了。过年了，明儿您去不去？”

“这一阵倒是不大乐意见人、见光。”

一个是，生不如死；
一个是，死不如生。
还有一个，是先死后生。

生死桥

10

忽地，在志高已忘掉他的无心之失时，王老公不怀好意地阴阴一笑：“志高，你娘好吗？”志高猛地怔住，手中与猫共玩的小皮球咚咚咚地溜去一旁，他飞快看了丹丹一眼，丹丹没注意，只管逗弄其他的猫。

志高寒着脸：“我没娘！”

王老公仿似报了一箭之仇，嘻嘻地抿了抿嘴，像只出其不意抓了人一痕的猫，得些好意，逃逸到一旁看人生气。

怀玉冷眼旁观这一老一少，不免要出来支开话题。也是为了兄弟，在这样一个陌生小姑娘跟前，他义气地：

“王老公，您不放猫去溜溜，一天到晚捧着，它们会闷死的。”

“两个月前刚死了一只，听说给埋在后山呢。”志高逮到机会反击，“多么可怜。”

“你这小子，豁牙子！”

“老公老公，我问呢，明儿您上不上天桥去？”怀玉忙道。

“不啦，给人合婚啦，批八字啦，也没什么。都是这般活过来的，都是注定的。活在哪里，死在哪里。唉唉，算来算去，把天机说漏兜儿，挣个大子儿花花，没意思。以后不算啦。”

“人家都说您准呢。”

“算准了人家的命，没算准自家的命。”王老公轻叹一声，尖而寒，怨妇一样，“我这一生，来得真冤枉，都是当奴才，哈腰弯背。没办法了，现世苦，也只好活过去，只有修来世。唉，我可是疼猫儿，看成命根子一样。”

志高顿觉他对王老公有点过分了：

“您老也是好人。”

丹丹只见两个大男孩跟一个老太太似的公公在谈，中途竟唉声叹气，一点都不好玩。怀中的猫又睡着了，所以她轻轻把它放到床上去，正待要走，忽然想，呀，不知看“打鬼”的人散了没有，不知叔叔要怎样慌乱地到处找她。一跃而起：

“我走了。”

说着，把一个竹筒给碰倒了。

这竹筒是烟黄色的，也许把持多了，隐隐有手指的凹痕。这也是一个老去的竹筒，将快变成鬼了，所以站不稳。

竹签撒了一地，布成横竖斑驳的图画，脱离常轨的编织，一个不像样的，写坏了的字。

丹丹忙着拾掇，志高和怀玉也过来，手忙脚乱的，放回竹筒中去。

“这有多少卦？”志高问。

“八八六十四。”

“竹签多怪，尖的。”

——孩子们不懂了，这不是竹，这是“蓍”。它是一种草，高两三尺，老人家取其下半茎来作筮卜用。它最早最早是长在孔子墓前的。子曰……所以十分灵验。王老公就靠这六十四卦，道尽悲欢离合，哀乐兴衰。直到他自己也生厌了，不愿把这些过眼云烟从头说起。以后不算啦。

“给我们算算吧，”怀玉逼切地央求，“算一算，看我们以后的日子会不会好？我不信就是这个样子……”

“老公，您给我们算，最后一次？”志高示意丹丹，“来求老公算卦，来。”

三人牵牵扯扯，摇摇曳曳，王老公笑起来。撒娇的人，跟撒娇的猫都一样。我不依，我不依，我不依。这些无主的生命。现世他们来了，好歹来一趟，谁知命中注定什么呢？

谁知是什么因缘，叫不相干的人都碰在一起。今天四个人碰在一起了，也是夙世的缘分吧。王老公让他们每人抓一枝。

丹丹闭上眼，屏息先抓了一枝。然后是志高，然后是怀玉。正欲递予王老公时，横里有只猫如箭在弦，嗖地觑个空子，奔蹿而出……

“哎呀！”丹丹被这杀出重围的小小的寂寞的兽岔过，手中蓍草丢到地上去。因她一闪身，挨倒怀玉，怀玉待要扶她一把，手中蓍草就丢到地上去。志高受到牵连，手中的蓍草也丢到地上去。

一时间，三人的命运便仿佛混沌了。

“又是它。”丹丹眼尖，认得那是在万福阁大佛殿上蹿过的黑猫——真

一个是，生不如死；
一个是，死不如生。
还有一个，是先死后生。

生死桥

12

是只千方百计的猫。“老公，我帮你追回来。”丹丹认定了这是与她亲的，忘了自己的卦。

王老公道：“由它吧。”

“您不是不准它们出去吗？”志高忙问。

“去的让它去，要留的自会留。”

“它会回来的。”丹丹安慰老人。

怀玉望着门缝外面的，堂堂的世界：

“对，由它闯一闯。要是它找不到吃的，总会回来。找得到吃的，也绑不住它吧。”

怀玉记得他们的卦，拈起三枝蓍草，递向王老公。

“来，老公，给我们说说，我们本事有多大？”怀玉澄澄的眸子里，满是热切期望，仿佛他是好命的，他的日子光明，他觉得自己有权早日知道。眼下还未到开颜处，绸缪一下，也就高升了。他心中也有愿呀。

志高、丹丹凑上一嘴：“说，快说呀。”

王老公摇首，只道：“看，都弄糊涂了，这卦，谁是谁的？来认一认。”

三人认不清。

“不要紧，您都一起说了，我们估量一下是谁的命。”

算卦的老太监闭上眼睛。啊，黄昏笼罩下来了，疲倦又笼罩了他，他有点蔫不唧的，萎靡了，只管把玩手中的卦，十分不耐烦。

“不算了。年纪轻轻的，算什么卦？”王老公说。

“老公骗人，老公说话不算数。”

三个孩子都气了。

老人闹不过，推了两三回，终妥协了：

“好好好，我说，我说。不过也许要不准的——”

“您说吧，我们都听您的。”怀玉道。

“……一个是，生不如死；一个是，死不如生。”王老公老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暧昧表情。是你们逼我的，我不想泄漏的，“还有一个，是先死后生。”